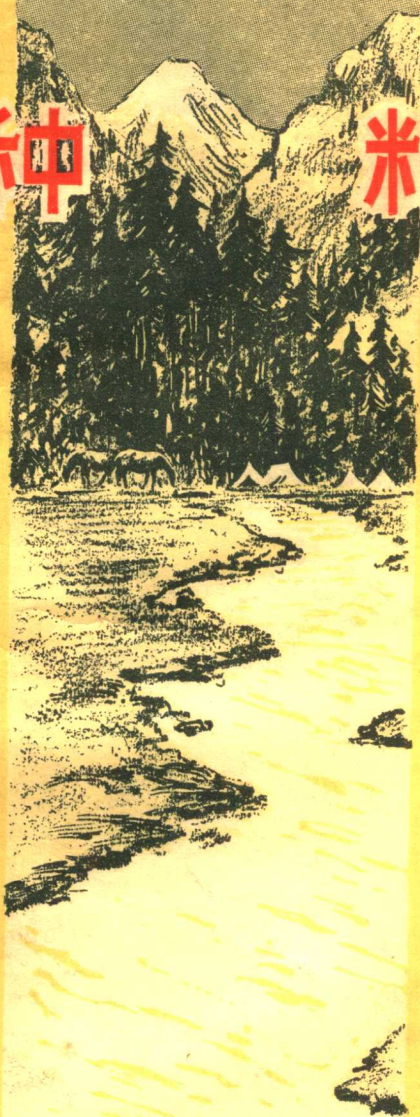


种子



中国青年出版社

4

种 籽

李南力著

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十二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33/8印张 65,000字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

统一书号: 10000·168

定价(6)二角八分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 | | |
|------------|--------|
| 在國際主義的大家庭中 | 陳沂、馬楠著 |
| 我們從朝鮮回來 | 陳沂著 |
| 保衛和平的人們 | 巴金著 |
| 團指揮員 | 謝雪疇著 |
| 戰鬥在大清河北 | 叶一峯著 |
| 高玉寶 | 高玉寶著 |
| 雲山英雄 | 樊斌著 |
| 南征北戰二十五年 | 吳銳等著 |
| 邊疆 | 柯崗、曾克著 |
| 獵人的姑娘 | 白樺著 |
| 萬古青春 | 楊朔著 |
| 馬天貴 | 黎靜著 |
| 禿鷹崖擒匪記 | 李月潤等著 |
| 黑眼圈的女人 | 史超著 |
| 我們播種愛情(即出) | 徐懷中著 |
| 夜航(即出) | 王愷著 |
| 雀兒山的朝陽 | 蘇策著 |
| 永不凋落的青紗帳 | |
| 祖國的兒女 | |
| 駐守邊疆的衛國戰士 | |
| 把祖國建設得更美麗 | |
| 雲間戰鬥 | |
| 建築黎澁鐵路的人們 | |

种 籽

李 南 力 著

解 放 军 文 艺 丛 书 编 辑 部 编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1956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生活与战斗在西藏高原上的人们——中國人民解放軍和藏族人民——团結友爱地建設西藏的故事。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个連隊奉派到波密地区的一个小村子里开荒生產。他們生活在远离祖國內地几千里、远离領導机关几百里以外的地方；但是指揮員們積極乐观地執行着任务、細心慎重地執行着民族政策，战士和炊事員也充滿了劳动的热情、过着辛勤愉快的生活。他們在困难面前表现了坚定和勇敢，他們团結和帮助了当地的藏族同胞，并和他們親如兄弟地生活在一起。

生活在前進，人也在前進。

种籽已經播下了，它將开出社会主义的花朵，結出社会主义的果实。

封面設計：韓 琳

1

徐政委在帳篷里走来走去。帳篷并不寬大，被几根木椿支的小床和用罐頭箱子做的桌椅占据了大部分，剩下的空地方已經很小了。但是他仍旧三步一回头，兩步一轉身地走着。桌子上摊开一份油印的文件，上面有他用鉛筆划出的記号；鉛筆的笔划很粗，他在看到那些地方时，一定十分重视地在运用着鉛筆。从帳篷上那綠色紗布的窗洞里，射进来淡淡的陽光，还隱約地可以看得見帳篷外边那棵小树在搖摆。帳篷里很靜，非常地靜。他習慣于在安靜的环境里工作，同志們也都知道了政委的習慣。即使是最喜欢打打鬧鬧的通訊班，一听说政委的帳篷在旁边不远，就都悄悄地不再高声大嚷了。他还在帳篷里走，似乎那塊狹窄的地方，有条通向他要前去的長長的路。他有一張寬闊紅潤的臉，微微向上弯的嘴角好像永远在笑。瞳仁很黑，眼白很亮，似乎無論是高山或是一个隱蔽的心，他都能看透。說話的声音很溫和，說出的意見却很坚决。他考虑成熟的事情，一做就得做到底。进军西藏的时候，他在一个团里担負着領導責任；昌都解放以后，他就帶着支小部队到波密地区来工作了。他要在这里筹划供应进军部队的部分粮食，救济历来經受兵灾和天灾因而少吃缺穿的

藏族灾民，發動和組織藏民提高生产，宣傳和具体执行党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他的任务是繁重的。

他临出發时，軍的政委曾对他說：“別看你帶去的人少，你們就象一粒粒种籽，一定要在那里去生根、开花、結出果子来。”要生根、要开花、还要結果，他深深地記着这一明确的任务。

波密地区的藏民对人民解放軍是欢迎的，他們来的时候，藏民甚至燃起野火来表示他們的热情。但是波密地区虽說很肥沃，有森林和湖泊，气候也好，近几十年来，却一次遭受清朝派去的赵尔丰的部队的燒杀，一次在内爭中又摧毀了無數田园和死亡了大批人民；加上地震，許多倖存的村落和喇嘛寺都大部倒坍了。他們沿途看見的是一片片荒草地，一个个衣服破爛、面色黑瘦的藏民，一堆堆殘磚乱石。尽管清清的河水映帶着翠綠的山峯，艳艳的陽光粧扮了五彩的云霞，翠鳥發出动人的鳴叫，黃鴨作着自由的嬉戲；这块美丽的地方仍然显得荒凉。而且藏民听說解放軍来准备購買他們的粮食，顧慮增加了。購粮工作开始以后，在人民中間开始談論起軍隊給他們帶來的麻煩。本来部队在经历了甘孜，进军昌都等几次粮食困难的情况以后，是准备来波密这一产粮区解决部分給养的。在洛隆宗虽說得到了波密各宗头人管家和寺庙的支持，并由他們派人帶路和派人接洽，可是看了波密的情况以后，他却不能不更加慎重地来处理这一切的問題。政委把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軍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的指示考虑了又考虑，终于决定了一面进行各項工作，一面进行生产。

在他的这个决定中，甚至连他带来的警卫部队也要派出去开荒生产。他在帐篷里踱来踱去这一段时间，就是等待着警卫连连长和指导员来，交代他们的任务。他很熟悉这个部队，差不多每一个战士他都认识，也了解他们大多数人的思想情况。他知道多数战士会愉快积极地接受这个任务，他脑子里就出现了象王昌志、龙文雄、张荣这样一些人的名字。但是，也一定有人会因为要在高原上开荒生产思想不通，甚至会出现在艰苦任务面前退缩害怕的人。他了解连连长吴俊山工作积极，能吃苦，对于执行任务很坚决，即使思想不通，他领受任务也从来不讲价钱。指导员沈志坚考虑问题周密，很看重政策的学习，虽然刚提拔起来不久，曾经是吴俊山领导下的一个排长，政委从他们两个一起工作的几个月中看出来，他们两个还算作到了互助尊重，可以互相商量。所以把这个连派到较远、较艰苦的岗位上去，他还比较放心；但是，也必须和他们当面谈一谈，再认真地嘱托一番。

吴俊山以他一向严格地要求具有正规军人的作风，在差不多是跑步来到政委的帐篷外面以后，又停下来掏出手巾擦去脸上微微的汗，端正了帽子和军徽的位置，检查了风纪扣，整理了一下上下服装，呼吸也不急喘了，才宏亮地喊了“报告”；听见政委准许他进去的命令之后，才走进了政委的帐篷。跟在他后面的是身材瘦小，动作有些拘谨的指导员沈志坚。

“坐下吧！吴俊山同志，沈志坚同志。”政委指了指自己那张狭小、简单的床铺说。

沈志坚轻轻坐到床铺上了，吴俊山却又立正答应了一声

“是”，才紧挨着沈志坚坐下来。

“吳俊山同志，”政委开始說了，“給你們分配一个任务，相当困难的任务……”

吳俊山立即站起来，胸脯挺得高高地，眼睛紧盯着政委。

“坐下吧！坐下吧！坐下我給你們慢慢談。”

沈志坚掏出了自己隨身攜帶的筆記本，准备記下政委的指示，吳俊山仍聚精会神地看着政委。

“我們到波密地区来的任务，你們都清楚嗎？”

“清楚！”吳俊山回答，声音干脆，帶着很大的自信心。

“全部都清楚嗎？”政委微笑着問。

吳俊山有点惶惑了，沒敢馬上回答，政委接着說：

“藏民貧困，大家是知道的。波密地区虽然富庶，但是經過历年的兵灾、天灾，現在人口减少，生产落后，根据我們到这里几个月的了解来看，我們要在这里長期住下去，完成購粮和各項工作，困难还很多。現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們自己动手，打下在这里長期工作的基础。我决定派你們帶上兩個排去开荒生产，你們有甚么意見？”

“沒有意見！”吳俊山又很快的回答。

“你呢，自然沒有意見。”政委点了点头，“不过战士中間是不是那么容易接受，就还值得研究。沈志坚同志，你的意見呢？”

“政委，”沈志坚說，“連里的情况你平常是了解的。对于去开荒生产的任务，我們一定愉快地接受，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克服，保証完成任务。至于战士的思想，确实有人恐怕打

不通，我想在出發以前，先進行一個短時間的動員教育，給他們講清道理。政委，是不是由你去親自動員一次。”

“對啦！最好政委去給我們講一次話。”吳俊山興奮地說。

“這樣也好，不過主要還是在日常的工作中貫徹我們長期建設西藏的思想，通過黨、團的活動來逐步加強和提高同志們的認識。吳俊山同志，你特別要注意團結藏族人民的工作，尤其對於上層，一定要團結好上層是黨在康藏地區堅定不移的政策。這次我們能夠比較順利地進駐波密地區，也說明了這一政策的勝利。清朝趙爾豐用了五營人的兵力，還被波密人民打垮了，我們才來多少人呀！如果不是我們在昌都，在洛隆宗工作的影響，沒有事先和波密各宗頭人、各喇嘛廟接洽好，得到他們的歡迎與支持，我們哪能這麼順利啊！”

“我一定堅決執行黨的政策。”吳俊山仍舊簡單、坦率地回答。

“我知道你一定堅決執行黨的政策，不過道理也要弄通。在這一點上，沈志堅同志，你要多多幫助吳連長。”

談話談到這裡，政委才向他們具體地交代要去的地方，生產的數字要求等等。對於生產數字的要求，吳俊山沒有去考慮。但是政委提出的“工布地區”，却使他有點不解。他臉上才露出一點驚訝的神氣，政委倒象已經看到他心裏的問題了。

“是的，是去工布地區，又是一個新地區。”政委說，“離這裡遠，去的時候要翻雪山，過冰川，跟后面的聯繫更困難。在

明年二三月雪封山以后，你們也別想再从我这里得到物資补充。至于領導，那里有我們進軍拉薩的部队的一个留守处，以后我們對你們的指示，也經過他們。日常的工作問題，你們就从留守处曾主任那里去取得指示好了。”

沈志堅还想請示一下有关生产工具方面的困难如何解決，沒來得及說出來，吳俊山已經站起來準備走了。吳俊山認為政委已經把任務給他們講得很清楚了。沈志堅又想了一想，象生产工具這一類的問題，去找一找供給部門就可以解決，麻煩政委也沒什麼必要，所以当政委問他們還有什麼問題時，他們兩個同時回答：“沒有了，我們一定完成任務！”就走出帳篷回去作準備了。

政委這時候坐到了桌子跟前，把文件收好放回皮包里，在一張紙片上寫了幾個字，立即叫了管理供給的同志來問：

“我們還存有多少米，多少麥子？”

“米、麥子都不多了。”管理供給的這位同志是個十分謹慎的人，在沒有完全了解別人問他的問題以前，總是回答得很含糊的。

“到底有多少呢？”政委有點不耐煩了。

“米有五百來斤，麥子只有兩袋了。”他違反了自己的習慣，明確地回答了，因為是在政委面前呀！

“好，你把它全部發給警衛連，再添點青稞面。現款也一定得給他們帶足；至于油、鹽、罐頭，只要有，也盡量發給他們。”

“全部發出去，”他驚惶地說，“首長，你吃什麼呀！那兩袋麥子還是專為你留的哩！”

“我有什么特别，你们吃的东西我不能吃呀！你怎么老是这样死心眼呢！”

他好象有点委屈的样子答应了，正要转身出去，政委又叫住他：

“再看看能不能收集一些好点的铁锹、洋镐，也一併發給警衛連。他們要去开荒生产，开始的时候困难是很多的，我們能解决一点，就算一点。明白了嗎？”

“明白了，首長。”

徐政委这才算完了一宗大事，准备休息一会，报务員却送来一封加急电报，进藏部队政治部要他派出一个排去护送經過波密地区到内地参观的藏族代表到昌都。

“这是政治任务，而且是重大的政治任务，”他心里盤算着。可是从哪里派得出人呢？吳俊山他們帶兩個排很快就要走，剩下的人要坚持工作。只能从吳俊山那兩個排上打主意了，还得留下沈志坚才行。他迅速作了决定，立即通知吳俊山。吳俊山对于留下一个排倒没有什么意見，听說要沈志坚也留下却犹豫了一下，政委忙說：“不会永远留下的，他們从昌都轉来后我立即讓他們去，至于动員教育，我一定自己来。你先去給他們打下生产的基础吧！”

吳俊山单独帶着一排人出發了。

2

風把河边的柳树吹得一搖一摆，还發出嗚嗚嗚的声响，好象長头髮長鬍子的色本伯伯在唱歌。色本伯伯喜欢唱歌也爱

好喝酒，唱了歌一定要喝酒，喝了酒一定得唱歌，有时一边喝酒一边唱歌，一边唱歌一边喝酒，唱歌喝酒，喝酒唱歌，已經成了他改不掉的習慣了。他年輕的時候唱歌唱得怎樣，旺堆沒有聽到過，不知道是很好還是真壞。但現在他唱的歌却總是老聲老氣，啞腔啞調地，既趕不上他阿爹格桑唱的好聽，更不用說去和曲珠姑娘比了。不過他喝起酒來倒很逗人高興，只見他把一碗碗的青稞酒倒進嘴里去，酒漿往往沿着他的鬍子往下流，淋淋漓漓地把他胸前的袍子濕了一大片，他又愛用衣袖去擦嘴，結果衣袖也浸濕了。只要看他胸前和他的衣袖，就知道他喝過酒沒有；可是他那些地方幾乎一天到晚都是濕漉漉的，所以他也許整天在酒里泡着哩！但是，從來不見他醉。

色本伯伯是個很好的牧人，他打石頭打得准極了；他又是一個很好的獵人，打槍也打得准極了。他還會木匠活，裁縫活，會寫會算，他的算法好極了，不僅會使用念珠、籌碼，就是漢人用的算盤，他也会打。大家都說色本伯伯的本領多得很，也大得很。可是他為什麼那樣窮呢？他沒有房子，沒有牦牛，連個小羊羔子都沒有。他沒有兒子，沒有孫子，也一定從來沒有過妻子。他的生活真苦啊，一個人如果除了自己以外什麼也沒有，不是很苦嗎？不過這是旺堆這小孩子沒有見識的話，因為他自己有阿爹，阿媽，還有叔叔，三只小羊羔，一間全家人都擠住在一起的泥房子，就以為過得快活，過得比色本伯伯好，其實是不對的。阿媽時常在缺糌粑面、缺酥油、缺茶葉的時候，瞧着空銅鍋和空茶桶，唉聲嘆氣地說：

“象色本那老头子過得才自在哩！”

阿爹抹了点鼻烟，臉上愁得象塊揉皺了的坐墊。

这种时候，去河滩上坐下来看看那棵蒼老的柳树，瞧着它那晃晃蕩蕩的样子，听着它那自自然然的声音，再想起色本伯伯来，他那自由自在地生活，就真真使人羡慕了。

阿媽的年紀比色本伯伯小得多，就是阿爹的年紀也比色本伯伯小，但是色本伯伯从前的事情，他們还是知道。那一定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不用說家里那头老牦牛还没有被狗熊拖去，就是旺堆自己都还没有出世哩！阿媽說色本是个年輕、健壯、十分聪明的人，唱歌唱得好，跳舞也跳得好，干起活来一个人頂好几个人。他有个异常漂亮的妻子，（哦！他原来有过妻子的呀！）漂亮得跟桃花一样，跟紅杏一样，跟早晨的云彩托着的太陽一样，跟夜晚星星圍着的月亮一样。还和什么一样呢？阿媽說，还和她的花圍裙一样，不过那一定是花圍裙还新的时候，当阿爹和她訂婚时，送去替她系在胸前，阿媽的臉紅得象櫻桃的时候。总之，色本伯伯的妻子漂亮極啦！据說，当年的色本叫人嫉妬死啦！

阿爹喜欢說这么一句話：“如果你沒福，好的东西就别想。”不知他是从哪里学来的，也許是别人这样告訴他，他也就照着說罢了。阿爹很相信这句话，也很喜欢用这句话。收成不好的时候，他說：“如果你沒福，好的东西就别想。”下的小羊羔死了，他說：“如果你沒福，好的东西就别想。”阿媽生了个小妹妹，可是沒几天就死了，阿媽正捶胸頓脚地痛哭，阿爹把已經流出了眼眶的泪水揉了回去，又这么說。引得阿媽生了气，和他吵了起来，差点就打了起来。幸亏色本伯伯进来

了，他是被請來抱小妹妹去水葬的。他看見阿爹和阿媽要打架，連忙勸住了。阿爹看見他來勸，除了生着氣站在一邊不再和阿媽打架以外，還想要色本伯伯贊成他那句話。他對色本伯伯說：“老色本，你听听這句話：如果你沒福，好的東西就別想。難道錯了嗎？你年輕時候那些事，不正好是個證明。”阿爹一點沒想到這樣說把色本伯伯刺得多麼痛。只見色本伯伯臉色一沉，一句話不說，抱起死了的妹妹，就走了。

阿媽抹干了眼淚，追到門口去大聲喊他回來，他連答應都不答應。

阿媽又來抱怨阿爹了，阿爹真是死心眼，還滿有道理的說：“誰不這樣講，色本那老傢伙現在落得這樣子，甚麼也不能怪，只是應了：如果你沒福，好的東西就別想這句話。”

原來色本伯伯年輕的時候真有过好日子哩！是阿爹說的話對呢？還是另有緣故呢？在旺堆這孩子心裡是存在不住疑問的，不找色本伯伯問個清楚，覺也睡不好了。

色本伯伯不會生旺堆的氣吧，因為旺堆還是一個小孩子呀！

河灘是小孩子們最喜歡的地方，還有什麼比一面把腳泡在水裡，一面在草地上掐一根草或是一朵花，甚至可以捉到一個蟲子丟到水裡去，瞧着它們在水面上一点一点地好像同你打招呼似的，慢慢地流走那種事好玩呢？如果是一個蟲子，起碼也要它流走了一段又捉回來再丟下去，捉它個十幾回，丟它個十幾回才行哩！不過最後還得把它放回草地上去，因為阿爹阿媽都說過不能傷生害命，傷生害命的罪過太大啦。

河水是清清亮亮的，你看見对面山上的雪吧！河里的山頂上也有雪哩！坡上有牦牛吧！河里的坡上也有牦牛哩！坡上的牦牛一跑，河里的牦牛也跑。山上开花，河里也开花，色本伯伯在河滩上坐着，河里也有个色本伯伯坐着。再看看旺堆自己，原来河里也有个旺堆，不过要看得見、看得清楚这一切，得把脚从河里抬起来才行，脚把河水一搅，那一切的东西就都跑了。

太陽坐在西山頂上的雪窩里歇了一会，輕輕一溜，仿佛和旺堆捉迷藏，一下子就躲不見了。

三只小羊咩咩地叫喚，它們啃飽了草，用小蹄子在草地上搔弄了一陣，又互相頂了頂角，再沒啥好玩的了，似乎在招呼旺堆回家去。

“色本伯伯，你講嘛！講講你年輕時候的故事。”旺堆還纏住色本不想走。

“天就黑啦！回去吧！阿爹阿媽在想你呢！”色本伯伯站起來，“我那些事情你現在還懂不了。明天我給你講金珠瑪米的故事，就是解放軍的故事，解放軍給咱們藏民修金橋的故事。”

“好。”旺堆戀戀不舍地站了起來。

色本伯伯一边走一邊伸手到懷里去掏出他那個酒瓶子來，一仰頭咕嚕嚕喝了好幾大口，忽然，從多那腳本[⊖]家里傳來叫喊色本的聲音，色本急急忙忙跑了去，旺堆也懶洋洋趕着

⊖ 腳本——相當於內地的村長。

羊兒回家了。

3

連長吳俊山帶着本連的第一排，离开波密駐地以后，就一直在崇山峻嶺中作着艰苦的行軍。他們行軍的方向是自东向西，偏偏康藏高原上的山勢和河流多是从北到南。所以老是从一个山樑上翻过去，立即就得徒涉过河水，馬上又向着对岸的山头上爬。

八天了，前面仍然是看不到尽头的連綿起伏的山嶺，令人討厭的河流过了一条又一条，仿佛永远也爬不尽，过不完。

“这里的山勢真特別，”战士何万成抹抹額角上的汗，虽說是冬天，但是負重行軍，流汗仍然是免不了的，对走在他身后的衛生員何忠說，“好象跳欄一样，跨了一道又一道。真是凶山惡水。”

“这就是橫断山脈呀！如果不是这样子，它就沒有这样的名字了。”何忠上过中学，有一些地理知識，他先对何万成作了解釋又說，“在我們家乡，陝西小关中一帶，情形倒有点类似。在那里的塬上，你一看是平展展的，走着走着，突然出现一条溝，溝这边的人，甚至大声一点就可以和溝那边的人講話，可是沒有一半天，你别想过得去。”他回头看了一眼已經被摺到后面的重重雪山，又补充了一句：“我們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啊！”听口气，他倒不太討厭西藏这个地方。

“那倒好，”战士龙文雄天真地插嘴了，“把这里的山搬去填住那些溝，不是都成了平地啦！”